



印度宗教之探索

——第一篇 印度教——

Young Oon Kim 原作
無意譯

從我青年時代開始，印度思想就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一開頭我就相信所有的思想實際上都關係到一個大問題，即人如何能與無限的「存在」達成精神上的統一。印度思想引起我的注意，因為它所忙於解決的正是這一問題，也因為它在本質上是神祕主義。我所愛於印度倫理思想的是：它所耿耿於懷的是人的行為於一切衆生的影響而非僅是一個人的態度如何影響他人及人類社會。

導言：人及其世界

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發現一個把印度思想從其他一切思想分開的因素——它的地理位置。古典的希臘都市文明是一種孕育於城牆之內的文明；這種生活，終究導致牆內世界及牆外世界的分裂。在這種屏障的保護之下，人對人以外的一切都感懷疑。

另一方面，印度文明形成於在森林中的生活。當第一批亞利安人移入印度時（約當紀元前三千五百年），他們所見到的是一片廣大的林地，使他們得免於亞熱帶的日晒雨淋。有森林，然後牛有牧地，建築有材料，家庭及祭祀的聖壇有燃料。印度人生活在這種友善的環境之中，又不斷地與生機蓬勃的自然接觸，使得他們不感覺建立城牆的需要。從而印度的宗教哲學的中心乃在與

史懷哲 Albert Schweitzer

自然共同成長因以融入自然而證悟真理。森林聖人所垂示的是：存在的目的在於人類精神及世界精神的和諧。所以泰戈爾說（印度與）西方的對比是非常明顯的。印度強調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而西方強調其分裂。

城市居住者之所作為，一若人有必要向一個斬而不予的外在力量討生活。世界被描述及想像為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而為城市居住者征服的對象。

在印度教徒的眼光中，歐洲人由其對自然的觀點出發，又進一步創造了一個人為的障礙。西方人相信在人與自然之間有一個陡然而不可解釋的分界。就是說，自然乃限於無生物及禽獸，是一較低層次的存在。存在若有智慧或道德可言，則應獨屬人類。

可是印度肯定一切神造之物的基本統一。地球不僅是一群我們用罷即棄的物理現象的集聚。剛好相反，我們需要建立一個與自然每一方面之有意識的、活生生的關係。人須棄科學的好奇與物質的貪欲，而以一種同情的精神，加以快樂與和平的感情去追求自然潛能的實現。

每一有形之物都自有一種活潑的呈現。同時，每一個人都由與每一物的永恒精神相遇合而得解脫。由此他建立了與萬物間的和諧。

泰戈爾以定居美國的移民與定居印度的移民，來說明他的觀點。他說歐洲的殖民者忽視森林；這偉大的、有生命的自然大教堂對他們沒有深義。他們祇從自然尋求財富及權利，而從不尋求（與自然）神聖的關連。另一方面，印度的每一自然勝跡都成了朝聖之地。從喜馬拉雅山脈到恆河流域無處不是人類與世界之靈魂達成精神大和諧之所。印度人為了表現這種對生命的同情，竟至於放棄肉食。

對泰戈爾來說，基本上人「既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此一世界的奴隸。他是一個慈悲萬物者 lover，他的自由及完成來自慈悲 love，慈悲乃是完全瞭解的另一種說法。由這種瞭解的力量及他的存在之流布，使他得以與遍在的精神合一，而這精神同時也就

內明 第一二三期 目錄

譯稿 的需要。然而由東亞佛學研究中心...

印度宗教之探索 Young Oon Kim 原作 3

專稿 無常的意義 譯稿 3

唯識二題 霍韜晦 7

中國佛教史學的規模及其特色 藍吉富 11

邏輯辯證與真理 常修慈 14

「梨俱韋陀」詩頌與大乘佛教 徐梵澄 19

菩薩應修九想與八念(續完) 智 銘 26

四眾堂 談「評「密勒日巴尊者傳」」的謬誤 蓮 花 29

佛教名勝介紹 恒山懸空寺簡介 唯我山人 32

特稿 梵文文法自學法 吳汝鈞 33

佛教文藝 永懺樓隨筆之六十一 馮 馮 37

佛敎消息 虛雲和尚(續) 馮 馮 42

畫頁 恒山懸空寺——本期圖片蕭勤居士攝 編輯室 45

是他靈魂的呼吸。一旦人想由排擠異類以自顯，以達到一個自命高於其他一切的特出地位時，他就自絕於這精神了②。」

一、歷史背景

印度教的聖典

印度教所異於佛教、基督教或回教的是：它沒有一個創教者。它在五千年中逐漸成長，吸收印度半島的種種宗教及文化運動的成分。因此，它沒有一個權威的託刺 Torad（譯按：託刺是古希伯來僧侶所受於神的誠律及諭令，如摩西十誡。）或新約以甄別真正的信仰與異端或錯解。如一個不友善的批評者所指出的，印度教有似一個思想模式的大雜燴，一個高飛深潛的思想的神秘世界，出奇而詭異的神話之集大成，既變化多端又墨守成規，既有高潔的德操又有驚人的穢行③。

印度教常自稱為吠陀之教。吠陀中最早寫定的部分至少可以上溯到紀元前一千二百年。這些吠陀聖典由阿利安人傳入；阿利安人在七百年時間中逐漸從西北遷移到印度。梨俱吠陀是阿利安人的聖歌，包含一千零二十八首宗教歌，代表最老的印度教聖典。沙摩吠陀、夜珠吠陀及阿蘭婆吠陀是祭祀聖典，古符籙及原始咒語集。它們傳自遠古，但就現有的形式而論，我們暫定其寫定的時間，約為紀元前一千年④。

第二類偉大的聖典名為優婆尼沙曇。這兩百五十篇形上學的論文中，有十三篇是最重要的。我們同樣地不能確定它們是何時寫定的。可能其中絕大部分產生於紀元前八百年到七百年之間。據某些學者的看法，優婆尼沙曇是「演說筆記，種種典故、格言、短歌及記憶之法⑤。」可是別的同樣著名的學者却認為這些作品是最淵奧的宗教經驗的闡釋。沒有人否認優婆尼沙曇為印度教提供了最深的哲學內涵——一種形上學的一元論及泛神論，通稱為吠檀多。

印度教的史詩及「古代故事 Puranas」廣義上也是印度教經典的一部分，一度是最有效的藉文學以布教的方法。兩部古典史詩

是摩訶巴拉塔 Mahabharata 及拉瑪衍那 Ramayana，前者常被稱為第五吠陀，是一部浩瀚的詩歌，有十萬首偈，為（古希臘詩人）荷馬的依里亞德及奧德塞兩史詩之和的七倍長。雖然主要的情節講的是兩個敵對王朝的戰爭，却也有許多旁生的枝節，談論治國之道、戰爭藝術、種姓制度、神仙故事及傳說的歷史，最重要的是它包括了薄伽梵吉達 Bhagavad-Gita，一部宗教哲學的詩歌，號稱是克利須那 Krishna 直接的啓示。按傳統的說法，這部史詩是吠陀聖典的原作者所作，而為象臉的智慧之神迦勒沙 Ganesha 所記載。雖然傳說的來源甚古，現代學者認為摩訶巴拉塔定型的時間在公元初年到三世紀中葉之間。

拉瑪衍那 Ramayana 是有關拉瑪 Rama 的兩萬四千首對子；拉瑪是偉須努 Vishnu 神的第七化身。拉瑪衍那乃敘說一對結髮夫妻的勇武及不可征服的愛的史詩。故事始於一個年老的國王決定讓位於他最年長的兒子拉瑪。在讓位的當天，國王最年青的妃子請求國王開恩，答應一件事；國王料不到這狡猾的女人胡蘆裏賣的是什麼藥，所以允如所請。她於是要求國王為他自己的兒子加冕而放逐拉瑪於外十四年。國王無可奈何，唯有照辦。

其時妃子的兒子正旅行國外，而母親的狡計輾轉傳到他的耳中。及至他返回家園，老國王已因哀傷而死，而其嫡子正遭放逐，他一面責罵母親的自私與殘忍，一面致力尋找拉瑪；他發現拉瑪居於叢林中為隱士。新王想說服他返國，接受他應得的王位；而拉瑪不願毀棄他父親的諾言，拒絕了弟弟的美意。但是經過多次懇求，他終於答應為新王攝政。所以他實際統治國家而不居其名。

不久，錫蘭的惡魔國王綁架了拉瑪的妻子——美麗的西塔。她拒絕進入他的後宮，因而被拘在他牢不可破的堡壘裏。拉瑪上窮碧落下黃泉，也無法找到他的妻子。然而他終於從一群猴子那裏，得知事件的始末，猴子幫助他建立了一座橋樑以跨越師利蘭卡（錫蘭），經過多次血戰，他終於救出西塔而殺了魔王。因為十四年已過，拉瑪携同西塔返國而就王位。

對外人而言，「拉瑪故事」史詩可能像神話而不像聖典。但

對虔誠的印度教徒來說，它的寓意在於一個人要守諾言，要服從父母的意志，要證明對妻子的愛，要勇敢克服一切障礙。對印度教徒而言，拉瑪是神德及神勇的化身，偉須努神力的完美具體化而以人身出現。同時拉瑪故事也說明了何以印度教徒崇拜猴神哈努曼；若無友善的猴子的幫助，拉瑪就不能營救妻子，消滅統治錫蘭的惡魔。

雖然吠陀、優婆尼沙曇，薄伽梵吉達及拉瑪故事是印度教的古典源頭，對通俗信仰而言至少有同等重要性的是十八篇普拉那 Puranas ⑥。整個說來，普拉那是一套古代故事及學說；著眼於印度教所崇奉的三神的頌揚：創世者婆羅門、存世者偉須努及變易或破壞之主（壞世者）濕婆。六首普拉那頌揚婆羅門神，六首奉獻於偉須努，六首奉獻於濕婆。個別的說，有關偉須努的六首中的須利馬德、薄伽梵壇 *Srimad Bhagavatam* 至有價值，因為它敘述的是印度家喻戶曉的（偉須努）化身神之一的克里須那的故事。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壇出拉（蜜教典籍）Tantras。壇出拉是六十四本梵文書記載濕婆和其配偶神加利的對話。他們討論如何得到超人的權力及如何與至其上的精神合一。這是一套禮拜儀式行者的手冊，闡釋魔術儀式、神秘字母及圖表的意義；另外又有種種符咒；這些符咒被認為有影響人的力量，使人相愛，醫人疾病，咒人眼盲等等。

密宗乃是一種對示現為濕婆配偶的加利女神之神力的崇拜。信仰者認為既然至福的達成有賴於濕婆及加利的結合，那麼人的最高目標，惟有經由性欲的高潮達成。在「右手」的（正派的）密宗裏，夫妻的交媾象徵靈魂與神的歡合。可是「左手」的密宗於性欲之事無所不可。印度教的、西藏的及佛教的密宗信徒以一張是非多端的圖片來說明他們的信仰；圖片所示是一個深膚色男性及淺膚色女性的相擁交合。此圖之意非以引起淫欲，實乃以圖像表現神的陰陽兩方面之神秘結合。這裏所說的神乃是宇宙之所由創造 ⑦。

由於印度教沒有嚴格的猶太教及基督教意味上的經典，又由

於直到近年大多數印度人都是文盲——專以一經為教事實上不能——因此，凡是受到高度尊敬的文字都成了經典。除了前面提到的典籍以外，影響重大的印度教經書有「孟努之律 *Laws of Manu*」，「愛之海 *Prem Sagar*」（薄伽梵達普拉那 *Bhagavata Purana* 的印度文之意譯），長篇大論的讚美詩「南印度偉須內磨 *The South Indian Vishnavas*」，師利·拉磨克利須那福音 *The Gospel of Sri Rama Krishna*，泰戈爾的「沙達那 *Shadana*」及「人之宗教 *Religion of Man*」，偉偉卡南達 *Vivekananda* 的演講及拉達克利須南 *Radha Krishnan*，奧若賓多 *Aurobindo* 及甘地的著作。

附註：

- ① A. Schweitzer, 印度思想及其發展 *Indian Thought and Its Development*, 一九三六年紐約 *Henry Holt and Co.* 出版, 前言頁六。
- ② R. Tagore, *Sadhana*, 一九一三年倫敦 *Macmillan & Co.* 出版, 頁三一二。
- ③ K. Kraemer, 宗教及基督教信仰 *Religion and the Christian Faith*, 一九五六年倫敦 *Lutterworth Press* 出版, 頁一〇一。
- ④ 這些年代採自 K. M. Sen, 印度教 *Hinduism*, 一九六一年英國 *Harmonworth of Penguin Books* 出版。依正統印度教徒的說法, 所有的聖典自梨吠陀以至薄伽梵壇都為天啟於五千年以前。
- ⑤ A. C. Bouquet, 比較宗教 *Comparative Religion*, 一九六七年英國 *Harmonworth of Penguin Books* 出版, 頁一二八。
- ⑥ Swami Prabhavananda, 譯神的智慧 *The Wisdom of God (Srimad Bhagavatam)* 一九六八年紐約 *Capricorn Books* 出版。
- ⑦ E. Royston Pike, 宗教百科全書,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Religions*, 一九五八年紐約 *Meridian Books* 出版, 頁三六八。

（本篇完）